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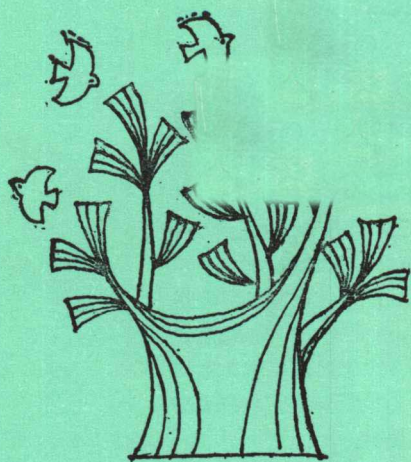
刘厚明 著



红 叶 书 签

HONGYE SHUQIAN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红叶书签

刘厚明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作家刘厚明的短篇小说选集。其内容有描绘老师热爱学生、赤诚而又真挚的感人故事；也有同学对老师终生难忘的深情思念；有旧社会慈善学校欺骗学生的劣迹和罪愆；也有那些工读生怎么会倾向良知，奔向光明的勇气和决心；有揭露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“四人帮”对学生的肆意摧残；还有在“四化”道路上奋发学习，茁壮成才的同学；你会注意当今的青少年如何探索人生的价值；也会为他们身上闪现出来的美德唱一支赞歌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结构严谨，故事有戏剧性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文笔生动、活泼、优美、清新。

红 叶 书 签

刘 厚 明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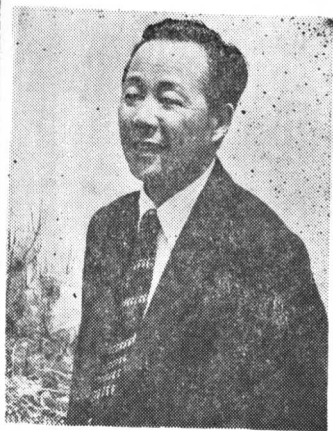
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3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5,7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4303

定价：0.91元



刘厚明

作者简介 刘厚明，1933年9月生于北京。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此后担任小学及工读学校教师共七年。1961年开始专业创作。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驻会作家。

1954年初发表作品。除“十年动乱”被迫辍笔外，二十年来写了一百多万字、多种体裁的作品，主要是儿童文学。其中在全国性文艺创作评选中获奖的作品有：《夏天来了》、《小雁齐飞》、《黑箭》、《绿色钱包》及成人剧《箭杆河边》等。

目 次

阿诚的龟	1
最终目标	24
河滩上，草青青	43
绿色钱包	53
黑箭	79
红叶书签	94
钉木板的小窗	102
一颗很小的小星	114
好大的西北风	133
摄影记	151
山重山	169
在音乐课堂上	185
秋夜	191

盲童的老师 204

再版后记 219

阿 诚 的 龟

灵岩岛，在地图上不过是一粒砂，岛上却有个驰誉海南的珍贵动物保护区。今春，我出差海南，也慕名拜访了灵岩岛上的动物王国。

那是一片幽深静谧的山林，活跃着大群大群的猕猴，矫健而温驯的坡鹿，羽色如虹的各种鹦鹉，以及穿山甲、四脚蛇之类。龟，也是这动物王国的子民，当我在一块青苔斑驳的卵石上，发现了这种爬行类动物时，瞥了一眼就要走：它们太不起眼了。

“等一等！”向导小黎却拉住了我。他上去把趴在卵石上的两只苍青色小龟，用手指挑了两下，把它们挑翻过来。这时，我忽觉眼前一亮——那两只龟的腹甲竟都是桔红色的，灿然生辉！

“啊！真漂亮！简直象红珊瑚！”我欢呼起来了，“小黎同志，这叫什么龟？”

“灵岩八板龟，我们岛子上特有的！”他不无自豪地说。又把那两只龟翻回来：“在我们岛子上，还流传着一个关于这种龟的故事呢。”

“是吗？我倒想听一听。”我这时正有点儿累，也打算休息一会儿。

“可以呀！咱们坐下说。”他显然很乐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客人讲那故事。

我们在树荫下找到两块马鞍似的石头，相对而坐。接着小黎便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——关于一个孩子和一只龟的故事。

—

我们要说的这个孩子，叫阿诚。

他是个很普通的农家孩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只是他那两只眼睛黑眼珠特别大，几乎不见眼白，乌亮亮的能照见水色山光。

刚满十一岁，正是贪玩的时候。这天放了学，阿诚又玩到挺晚才回家。他把书包兜底儿往竹床上一倒，跪到床上撅起屁股，便慌慌忙忙写起作业来——姐姐收了工，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的作业啊！要是没完成，你就看她的眉色、眼色吧！她那眉毛会陡地立起来，目光象火一样灼人……

“汪！汪汪！”后窗外的山坡上，传来大黑的叫声，招呼阿诚去和它玩儿。这个大黑！你没看见阿诚正在忙吗？哪儿有工夫……可是，听，它怎么又“啾儿啾儿”地哀叫起来了？叫得那么伤心……管它呢！四道算术作业题才做出一道来，

剩下的三道你替我做呀？你会吗？哼！

“歌儿——歌儿——”，大黑的哀叫声断断续续，越来越微弱，象一根游丝搅得阿诚心神不宁。它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碰上了那条可怕的琴蛇？……一想到“琴蛇”这两个字，阿诚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他扔下铅笔，抄起小刀，就象被弹簧弹起来那样，蹭地跳出了后窗户。

不久前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条琴蛇。琴蛇就是蟒蛇呀！又粗又长，上星期它就在后山坡上，把隔壁老姑家的一头小牛犊，竟活活缠死了！现在，大黑一定也被它缠住了！越缠越紧，越缠越紧……阿诚得赶快去救它，赶快！

他跳到窗外，嘎巴嘎巴劈下几张山姜叶。你别看琴蛇个儿大，厉害，只要拿山姜叶捂住它的脑袋，那股辛味儿就能把它熏醉，就象打了麻药，动也动不得了！这是爸爸说的。他举着山姜叶，一阵风冲上山坡，在离一个石坎几步远处，却又猛地收住脚——大黑的呜咽就是从那石坎下传出来的。

山姜叶准能把那条硕大的琴蛇熏醉吗？万一……那家伙一甩尾巴，就能把你抽倒，再活活吞到肚子里去呀！可是，大黑怎么办？大黑不是一只普通的狗，而是每天陪我玩儿，帮我逮野兔、捉山鸡的好伙伴，好朋友啊！对朋友能见死不救吗？当然不能！阿诚忍着强烈的心跳，一步步走到石坎边缘，*趴下来，屏住呼吸。探头下望——

深深的沟壑，密匝匝的灌木丛，乱石间跳动着一条清亮的山溪。溪水中裸露出来的一块大鹅卵石上，一条大

黑狗踞地作势，似乎紧盯着什么。哪儿有琴蛇呀？连影子也没有！一场虚惊……可是大黑刚才为什么哀哀地叫呢？想骗出我来和它玩呗！这个臭大黑，吓坏我啦！

“大黑！”阿诚顺一条斜坡跑下沟底，把山姜叶向它抛去，“你这条讨厌的狗！”

“汪！汪汪！”大黑用欢叫作答。它叼起一块石头，跃过溪流。把它放在小主人跟前，一劲儿冲他摇尾巴。

“去你的！”阿诚象踢皮球那样，把那块苍青色的石头踢起来，正好打在大黑肚子上，又弹到草丛里。大黑嗷地叫了一声，阿诚却愣了神儿——当石头飞向大黑时，他惊讶地发现它划出了一条耀眼的红线！

他立刻扑进草丛。于是，他看见了一只拳头大小的苍青色的龟。他把它拣起来，翻过来一看，不禁笑了：它那由八块方形小板拼合成的腹甲，红灿灿的，象天边的晚霞！那些小板闭合着，和背壳紧扣在一起，把头、尾和四条腿，都藏在里面，一丝不露地保护起来了。阿诚想掰开看看，却怎么也掰不动；他又掏出那把本来准备“杀”琴蛇的小刀撬，刀尖居然插也插不进！阿诚见过不少闭壳龟，可闭得这么紧的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。这小龟，神了！

蹲在旁边的大黑又呜咽起来，象说：你看这小东西多硬，简直象个铁饼！我刚才怎么也咬它不动，把牙齿都硌疼了！阿诚轻轻拍了拍它的脑门，说：“别哼唧了！这么漂亮的小龟你还舍得吃？也太馋啦！走吧，咱把它带回家养起来吧。”



阿诚带着大黑下山时，看见他家屋顶上升腾起一股炊烟。这才又想起那三道没做完的算术作业题来——只好等着看姐姐的眉色、眼色了！

二

姐姐坐在灶前小板凳上烧饭。爸爸脸朝墙躺在床上歇息。屋里暗幽幽，只有姐姐的脸是明亮的；灶膛里闪出的火光，把她那张俊美的脸映得红艳艳的，象一团凤凰花。

阿诚本来不知道姐姐长得美。去年姐姐从县高中回乡来种田，出工收工经过村街时，总是把来往行人的目光牵住。邻居的姑姑婶婶们，还指着姐姐夸，夸她眉眼秀气，身腰挺实，头发黑得象老鸦的羽毛……阿诚这才发现姐姐的确值得人们这样夸奖。可是，关于“眉眼秀气”他有些怀疑：当你没完成作业时，你就看吧……

现在，没做完作业的阿诚，正怯怯地在屋门口站着呢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趁姐姐弯下腰去添柴禾，趁山柴一阵哗剥乱响，猫儿一样溜进屋，跪在床前便悄悄补做起作业来。如果说他惧怕姐姐那陡地立起来的眉毛，和火灿灿人的目光，倒不如说打心里不愿惹姐姐生气——姐姐在县高中念得好好的，怎么半路退学回来了？去年夏天，癌症夺走了妈妈，爸爸的哮喘病也跟着加重了；姐姐回来好帮爸爸种那十二亩包产田，撑住这个多难的家呀！也好继续供弟弟上学，上完小学上中学，一直上到大学呀！姐姐回来就成了家里的

顶梁柱，田里忙完家里忙，半年下来人都累瘦了。姐姐的辛苦里，有弟弟的前程。这，阿诚懂！

“啪哒”，电灯亮了。姐姐拉开灯又返身去烧饭。阿诚只听见她说了一句：“屋里这么黑，也不怕把眼睛熬瞎！”……

饭菜上了桌，阿诚刚好把那三道算术题做完。他捧着本子递给姐姐检查，姐姐扫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他这才敢坐下去吃饭。

红糖米饭，炒四季豆，阿诚吃得挺香。吃着吃着，他忽然想起口袋里的小龟！它也饿了吧？便把它掏出来，放在桌沿上，捏了一撮米饭喂它。

“那是个什么东西？”坐在对面的姐姐冷冷地问。

“小龟。”

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捉来的。”

“原来你放了学就捉龟去了，怪不得没完成作业呢！都四年级了，还贪玩儿！扔了去！”

“我不……”

“你不扔我替你扔！”姐姐伸手要抓小龟，手却停在半空了——

小龟大概真的饿了，它闻见米饭的香味，便从壳壳里探出了头，伸出了尾巴和四条腿，小心心地向前爬去，它那三角形的头顶和又短又细的小尾巴，都是黄褐色的，四条腿嫩红嫩红，就象穿了四只小红水靴。它扭着颈子左顾右盼，两颗点墨似的小眼睛亮亮晶晶。

姐姐吃惊地看着小龟。她也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龟吧？

爸爸放下筷子，用干树枝似的手指捏起小龟（它立刻把头、尾和四肢缩了回去），看了看它那红灿灿的腹甲，枯瘦的脸上浮出了涟漪似的笑纹：“这是灵岩八板龟，最难得的呀！这种龟除了咱灵岩岛，哪儿也没有！雌龟一年只生一个蛋，又难免叫蛇虫鸟儿叼去，就越发稀罕了。所以它们也知道珍惜自己，能把壳壳闭得严丝合缝……”自从妈妈去世后，爸爸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，直到又“嘿儿喽嘿儿喽”喘上来才住口。

“叫阿诚……养下吧！”

姐姐虽然对阿诚严厉，对爸爸可是顺从体贴。听爸爸许可阿诚养下小龟，她只嗔怪地盯了弟弟一眼，便到院里拎进个半截子破瓮，说：“就养在这里头吧。”

“哎！”阿诚脆生生地答应一声，上去接过破瓮。他把它斜靠在屋角落，又舀了半瓢水灌进去。这样，那倾斜的瓮底，就上有“陆地”，下有“湖泊”了——龟不也是两栖动物吗？

.....

尽管有“陆地”有“湖泊”，小龟的世界毕竟太狭小，太憋闷了。不久，它就生了病，一条前腿上长出了一个瘤子。嫩红色鳞片鼓胀起来，象个小樱桃。阿诚捞来小鱼小虾喂它，它不吃，懒洋洋的趴在瓮里，合着眼膜一动不动。阿诚急了，跑到田里找回爸爸来。爸爸用针挑破那个瘤子，

挤出一股紫黑色的淤血。过了几天，小龟才又有了活气。

阿诚认为：要保持小龟的身体健康，就得让它到阳光下去散散步。小龟被放到了院子里，清新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，使它感到十分舒服。起初，院子里的公鸡、母鸡纷纷啄它，但大黑把它们赶得咕嘎嘎飞散了——懂事的大黑知道阿诚喜欢小龟，所以也变得对它很友好。

渐渐地，小龟认识了阿诚。每天下午，它总是盼望着阿诚那两颗又大又黑，几乎不见眼白的眼睛，象星星那样出现在它头顶上；他喂饱它便把它从瓮里拿出来，放到院里去让它散步。爸爸和姐姐收工回来了，小龟就扬起颈子表示欢迎，似乎也认识了他们。

爸爸低头看看小龟，慈爱地笑了。

姐姐说：“这小东西倒也知道恋人哩！”清秀的脸上也漾出浅浅的笑纹。

阿诚很少看见姐姐笑。繁重的农活，做不完的家务，忙得她没工夫笑呀！现在，小龟引出了姐姐的笑容，阿诚感到很得意。其实，近来姐姐爱笑另有原因——她和爸爸承包的那十二亩稻田，苗情比往年强许多，绿盈盈一片。姐姐正在做着——一个丰收的梦呢！

三

一场强台风，撕碎了姐姐的梦。

那风啊，以每秒七十米的速度，挟带着暴雨，搅得天

昏地黑，似乎要把灵岩岛从海中拔起，卷到天上去！老师带着学生刚逃出教室，教室便在他们身后轰隆隆坍塌了。操场上碗口粗的棕榈树连根拔起，篮球架子从这头滚到那头……全校师生趴在操场中央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谁站起来就会被暴风雨扫倒……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风雨骤然停息，就象有一万只凶恶的虎狼，嗥叫够了，糟踏够了，得意而去……大家爬起来，呆怔怔地望着变成一片废墟的校舍。校长突然吼喊一声：“别站在这儿发呆了，快都回家去看看吧！”大家这才呼啦啦跑散。

阿诚到家一看，三间茅草土坯房变成了一堆泥土。院里的鸡窝不知刮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公鸡母鸡们挤成一堆在角落里打战。大黑垂头丧气地走过来，用湿漉漉的尾巴扫他的腿，同时向那堆房土轻声呜咽。阿诚心里一动，忙去用手刨那堆房土，他拼命地刨啊，刨啊，终于在一堆碎瓮片下刨出了他的小龟。他在一个小水坑里把它身上的泥土洗干净，叫着：“龟，龟，龟！”小龟立刻从坚硬的壳里伸出头，点墨似的小眼睛充满喜悦地望着阿诚，好象向他报告：我一点儿没受伤，请你放心吧！

阿诚跑到田里，去找爸爸和姐姐。

爸爸团在田埂上，脑袋埋在胸窝里，泥人似的一动不动。姐姐挽着裤脚站在水田里，不出声儿地淌眼泪——那一大片绿盈盈，早已抽穗丰收在望的稻田，那洒过爸爸和姐姐的许多汗水，正要用金色的谷粒回报他们的十二亩包产田，被暴风雨搅得稀烂！浑沌沌一片，看着叫人头晕……

爸爸扛不住这沉重的打击，终于病倒了。姐姐把他背到隔壁老姑家。她家房子是石头垒的，只被台风扫掉一层瓦。爸爸躺在床上，急促地喘着，还带着“嘿儿喽，嘿儿喽”的胸音，就象胸膛里塞满了棉絮。老姑煮了一碗鲜白果汤，姐姐一勺一勺地给爸爸送下去。到了晚上，爸爸却喘得更紧促、更吓人了。姐姐抓住老姑的手，带着哭腔说：“老姑，送爸爸上医院吧！”

“恐怕医院也房倒屋漏，收不得病人喽！”老姑愁苦地说。她忽然转向阿诚：“阿诚，你不是养了一只龟么？听说龟板胶是治哮喘的偏方，快拿出来！”

阿诚浑身一震，不由得捂住衣袋，惊恐地退缩了两步。但是，他看到姐姐在用混合着责问和悲戚的目光刺着自己，又看看爸爸那张土色的、不住抽搐的面孔，还是掏出了他心爱的小龟，默默地交给了老姑。

这时，爸爸说话了：“我什么也……吃不下。”他蠕动着紫色的干裂的嘴唇说，“留到……明天吧。”……

深夜，阿诚睡醒一觉，见姐姐仍然坐在爸爸的床沿上守着。水一样的月光从破漏的屋顶洒下来，她那张清秀的脸白得象张纸，凹陷的眼窝象纸上的两个洞。阿诚下了床，想叫姐姐去睡一会儿，自己守着爸爸。他走到姐姐跟前，才发觉她合着眼，就那样坐着睡了。阿诚正不知该不该叫她到床上去睡，却觉着有一只粗糙的手拉住自己的手。他俯下身来，轻轻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

“去放了它吧……龟板……也治不了我的病。”爸爸指

指床下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您叫我放了小龟？”阿诚怀疑自己没听清。

“这龟……是灵岩岛的一宝……放生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快，快去……放！”

“爸爸！”阿诚把脸贴在爸爸那张土色的脸上，眼泪簌簌地滴下来。

他从床下搬出个兰花陶罐，倒出小龟，想了想，又从衣袋里掏出小刀，借着从屋顶直泻下来的月光，在小龟那苍青色的背壳上，一笔一笔刻下了四个字：阿诚的龟。

“爸，我去了。”他踮着脚走出屋门。

月光，星光，静静的村街。

山影，树影，灰白的山径。

黑黝黝的山林里，有锦蛇绿莹莹的眼睛，有猫头鹰划过长空的摩擦声。阿诚只管跑，他要跑到那石坎下去，那山溪边去，把小龟送回它原来的“家”。他连滚带爬地下到沟底，蹚进了荡着溶溶月光的溪水，把小龟轻轻放在那块大鹅卵石上：“再见吧，阿诚的龟！”

小龟嗅到了山林里清新芬芳的气息，听到了汨汨的溪水声，夜鸟的扑翼声和蛇类游过草丛的沙沙声，感到了一种熟悉而亲切的味道，便欣喜地伸出了头。他看见一双又大又黑，几乎没有眼白的眼睛，正凝视着自己，那双眼睛蒙着泪水……

第二天早起，姐姐和老姑都没有再提起小龟——爸爸